



“谈钱”的老来伴

王阿姨26岁那年，丈夫骤然离世，她独自拉扯两个女儿。等女儿们各自成家，50岁的她终于有空喘口气，经人介绍了同样丧偶的退休小学校长。那是20多年前，“找老伴”更像一场务实的搭伙——对方每月给300元钱，管她吃住，她则照料家里的日常。可柴米油盐里的琐碎终究磨没了最初的平和，两人因家务事不欢而散。

王阿姨70岁那年，才与老赵走到了一起。老赵和她第一个丈夫是同事，曾是帮扶她家多年的贵人。老赵老伴去世后，老赵搬到王阿姨家一起生活，彼此依靠。开始几年，两人相处甚好，王阿姨73岁突患重病，行动大不如前。老赵虽照顾有加，但久病床前矛盾渐生，最终他卷铺盖回了老家。

王阿姨只能由两个女儿轮流照料。可她既要上班，又要照顾自家生活，短短几日便疲惫不堪。照顾病人的累，是端水喂药里的琐碎，是夜里频繁起身的疲惫，更是分身乏术的焦虑。女儿们商量再三，最终决定请回老赵——与其找个陌生护工，不如请回有感情基础的

人。她们开诚布公地谈条件：每月给2000元，生活费另算。钱不多，是对他劳动付出的一点微薄补偿；周六日则由女儿们轮流接手。

没承想，这场“带薪水的陪伴”竟成了王阿姨晚年最踏实的依靠。老赵回来后，每天清晨先熬好粥，待她吃完便慢慢扶着她在小区遛弯；中午变着花样做软和的菜，晚上还会帮她擦身，按摩浮肿的腿。这一照顾，便是五六年。有时路过王阿姨家，见她坐在大门口的轮椅上，老赵坐在旁边小马扎上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，阳光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，有种说不出的温馨。

旁人或许觉得，谈钱的感情少了纯粹。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，中老年人的婚姻，从来不是“有情饮水饱”的浪漫。王阿姨的故事里，最戳人的不是温情瞬间，而是女儿们那句“与其绑架感情，不如讲清条件”。原配夫妻的情分，是几十年风雨里攒下的默契与牵挂，也是为了儿女，心甘情愿担起照顾另一半的重担；而重组家庭则不同，中间隔着各自的子女与过往。若只靠“感情”支撑，一旦遇到生病、花钱的现实问题，很容易就散了。

王阿姨和“小学校长”在一起生活

时，虽谈了钱，但感情淡薄，终落得散场。而她和老赵的结合，两人本就有感情基础。女儿们这次把“钱”摆在明面上，既让老赵的付出有了慰藉，也堵上了自己儿女可能埋怨的嘴，反而让这段关系有了意想不到的稳固根基。

常听人抱怨，中老年人找伴总绕不开“钱”，可这何尝不是一种清醒？若只谈感情不谈责任，一方卧病，子女若不插手，全靠老伴照顾，人家子女也不乐意。毕竟年龄在那里，累病了，谁来埋单？还不是自己的子女！

王阿姨和老赵的日子里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宣言，只有“每月两千块”的坦诚，和“五六年如一日照顾”的真心。这份感情里有利益的考量，却也藏着细水长流的温柔——老赵不会觉得自己在“替别人负重”，王阿姨也不会因拖累对方而愧疚。

老年重组婚姻，像一壶温了半生的茶，初品是寻常烟火，细酌却藏着婚姻最真实的底色。

原来最好的老来伴，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，而是在认清现实后，依然愿意彼此陪伴，在利益与真心的平衡里，把晚年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李秀芹



世上“最贵”的快递

闲不住的母亲收拾出好几件羽绒服，说要把它们寄给联系好的师傅改成羽绒被。收拾好后，她让我用手机在顺丰App上下单发件，说收件人她已经添加在地址簿上了。此后，快递小哥上门取件，老妈一直都没提快递费的事。晚饭后，她忽然问我：“你上午的快递发的到付？”我有些懵：“不知道啊，就是按你先前设置好的地址下的单。莫非你默认的方式是到付吗？”老妈点头：“这还不是为了你设置的嘛。为了让你少走弯路省时间，给你寄东西都发顺丰到付。忘嘱咐你重新设置了……让人家师傅到付，多难为情啊。我得打电话跟人家解

释一下。”

母亲没说错，她发件到付，是从我上大学时开始的。那时，母亲常给我寄东西，从她做的美食到家乡小吃，从换季衣物到我落在家里的证件书籍，她都寄过，每一次她都发顺丰快递。

有一次，我假期结束返校，因为走得急，把水卡落在家里了。结果老妈当天晚上就发顺丰快递，第二天我就收到水卡。说来有些好笑，我重新补张水卡才10元，快递费就花了13。老妈说：“这不是担心你急用吗？所以才发顺丰，贵点但你少跑路啊。”每次到付的钱，老妈都以红包的方式补偿，红包金额远大于付的邮费。

母亲第一次选择到付，仅仅是因为我无意间提到她寄的特产几经辗转到我

手时已经坏了的事。当时她不住地说：“可惜了，可惜了。”“没办法啊，普通快递慢，很多还得自己去快递点取，有时离的远，等拿到手已经是几天后的事了。”母亲问：“你们的快递点离得远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很近，有时候下课晚了，一个人都不敢去取。”老妈当时没说什么，但从那以后，她给我发的快递统统换成了顺丰，她还让快递小哥帮着设置成默认支付方式为“到付”，每次寄了东西还一定要再给我发个红包当运费，这种快递模式一直用到现在。

舍友开始很不理解母亲的这种快递方式，说是挺费钱，可我知道，她牵挂我早就忽略了这份“贵”和“费”。这不，这份“到付”的爱延续至今，足以让我一生富足。

王贤芳



“斤斤计较”的母亲

晚饭过后，母亲戴上花镜，从餐桌抽屉里拿出账本开始记账，这是她多年不变的习惯，我习以为常。

老公见状将我招进厨房，小声说：“你说咱妈这精打细算的习惯是不是不能改了？”我疑惑地看着他：“精打细算不是好事吗？为什么要改？”“可是咱妈属实是过了。听邻居张妈说，她经常为了争夺一个快递箱，和别人吵得面红耳赤。”老公压低声音继续说：“一个快递箱顶多卖个块八毛，咱也不差这几个钱，你平时多给她些零花，劝劝她不要天天追着邻居要快递箱了，真要把自己累着，或者气出病来不值当啊。”

母亲的精打细算在外人看来，真的不能理解。

每天买菜，母亲定要买新鲜又最便

宜的菜。如果是从未尝过的菜，她还要向店家打听此种菜的做法、吃法。菜市场人杂且打理生意大多都忙，有的店家态度好，会耐心地给母亲说说，有的店家就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了，特别是在卖菜高峰期时，人家犯不着为赚那几毛钱费太多口舌，自然想尽快打发母亲走，母亲就常会与其发生争执。久而久之，母亲成了菜市场摊主口中的“难缠”老太太。

每天早饭后，母亲就开始围着小区的垃圾桶转悠，捡快递箱、空水瓶、旧衣旧鞋等，只要可以卖钱的都收着，堆在我家小院一角，用捡来的塑料布盖着挡风遮雨。小区捡快递箱的不只我母亲一个，每天都有大爷大妈加入拾荒大军。母亲眼看纸箱越来越难捡，索性主动登门，挨家挨户问有没有要处理的纸箱。大部分户主理解，不仅留了电话，还主动送上门。偶尔有新加入的拾荒大妈半路看见拎着纸箱的人家，就上去“截胡”了，

母亲哪能容忍到手的鸭子飞了，自然与其争执起来。久而久之，母亲又成了拾荒老人口中的不好相之人。

我曾试探着问母亲：“每天为这点钱跟人争来争去，您不累吗？”母亲想了想说：“大概是习惯了。你们小的时候，家里孩子多、挣钱难，我每天就想着只要能多‘计较’出一分钱，说不定就能让你们吃上肉、穿上新衣服。”确实，这么多年母亲已经习惯了“锱铢必较”。

我也曾劝母亲：“如今我们姐妹几个生活条件都好了，您就别再为钱这么费神了。”母亲笑笑说：“习惯了。年轻时不管挣多少都觉得不够，心里总没个底；现在不一样了，每挣一分，我都觉得踏实——那都是实实在在、我能握在手里的。”

我懂了，母亲看似计较的每一分钱其实是给自己的安全感。如今我们都已成家立业，该换我们给她安全感，让她从此不必再这么“斤斤计较”了。张洪芬

泥瓦中的守望

我的母亲不喜欢旅游。我曾和侄女一起带她去青岛看大海，可到了栈桥，她却找了块石头坐下，再也不愿挪步。次日计划去崂山，她索性待在酒店里等我们。每次出游，都说是“花钱买罪受”。

河南有位60多岁的“麦子阿姨”在网上说，她有5000元积蓄和一辆三轮车，所以想种完这季麦子就往南走，去西双版纳过冬。我被她的愿望感动了，想着母亲都78岁了还没去过南方，就跟她商量，也带她去西双版纳玩几天。母亲听了连连摆手，说：“不去，没空。”那时她正忙着改造家门口的菜地——四周围起栅栏，中间再盖间小屋，夏天纳凉、冬天晒太阳。她还打算把地往里挪，将胡同里那两间盛放杂物的棚子加宽，用来养鸡养鸭；计划把一半的菜地改为花圃，等到花开菜熟了，可以约朋友过来打打牌、喝喝茶、聊聊天。说着她眯眼笑起来，“这样的免费景区才合我心意”。

我提议将工程包出去，母亲却摇头，说：“图纸在我心里呢，跟别人说不明白。我一边琢磨一边干，就当是锻炼身体了。”

我让她列个材料单子好去购买，可曾经干过几天建筑小工的母亲说“不用”。然后，她翻出个旧瓦刀，从拆迁废墟里捡来些水泥檩条和砖块，自己干起了泥瓦匠的活儿，还嫌弃在一边想要帮忙的我碍事。她一个人砌墙、运料，手脚利索得让邻居们惊叹不已。

三个月后，母亲将主体工程赶完了。晨光里，她指着还未铺的石棉瓦跟我说：“别看我脾气慢，但干活急。这些天，早上五六点我就开工了，连中午都不敢歇。”接着，她又展开蓝图——“等开春了，买几只鸡鸭，再种几畦花，尤其这小屋的周遭，要种上凌霄花，让花一路开上屋顶……以后，一家人坐下来吃点烧烤，比上哪玩儿都好。”

我打趣她：“到时候别忘了请你那几个老姐妹过来赏花，把菜地变成老友会客厅。”母亲停顿了几秒钟，说：“其实，我是想着现在还能干活儿，就赶紧把这菜园子拾掇好。你们不愿种地就养养花，以后我不在了，你们兄妹可以把这儿当个歇息的地方……”

原来，母亲是要给我们兄妹留一个“共享田园”啊。一时间我眼眶发热，嗔怪她：“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还考虑那么多，省工省料省钱地没苦硬吃。”母亲听了，忽然挺直腰板，抚着墙砖说：“我们这辈人吃苦多，但也磨出了力气，砌个墙、干点体力活儿根本不怵头。”

现在，只要家里来了客，母亲必领着人家参观她的“菜园工程”，在一声声赞叹中笑得合不拢嘴。她总是一边口口声声喊着自己“老了，老了”，一边做着不服老的事情，将未说出口的牵挂砌进一块块墙砖，把穿越岁月的守望深埋一粒粒花种……这方日渐丰盈的菜园，就是母亲写给儿女的田园诗——她用瓦刀作笔，以汗水为墨，在光阴的褶皱里，写下一个母亲对儿女最朴素的告白。

马海霞

